



永远追求不到的情人

yongyuanzhuiqiubudaodeqing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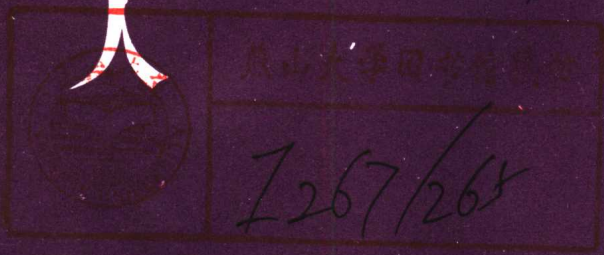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编

十年艺术
散文精品

永远追求不到的情人

百花文艺出版社 编

05
10
13



-4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追求不到的情人. 十年艺术散文精萃/百花
文艺出版社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6-3043-1

I. 永… II. 散…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68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4 字数 334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7001—11000 册

定价:23.00 元

目 录



我的家在哪里?	冰 心	1
三方净土转轮来:黑白灰	吴冠中	3
神奇的时间	柯 灵	5
冬日五则	刘白羽	8
换个活法	韩美林	12
永远追求不到的情人		
——我心中的舞蹈	资华筠	17
此序与画无关	黄永玉	22
人到八十	冯亦代	28
嬉 雪	黄宗英	31
人老燕园	宗 璞	34
无梦时节	叶 楠	38
半世情缘半世歌	苏 杭	41
白 发	冯骥才	45
日不落家	(台湾)余光中	48
天 物	张世彦	56
生命激流	周凡恺	62
树 叶	苏叔阳	69
单身母亲	王海鸽	73
关于死的反思		
——兼为之唱一赞歌	萧 乾	77

邂逅死亡

——人生写实经历 胡发云 82

从自我到自然

——在德国波鸿大学的演说 顾 城 97

日日是好日 李佩芝 107

病中吟 吴 晴 111



黑白人生 先燕云 116

一枝花 耿 立 121

二 马 刘亚洲 126

三个小女孩 季美林 131

塔里木河 周 涛 137

高 榻 周 涛 143

景福阁的月 叶广苓 147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151

面纱随笔 张承志 153

我和老奶奶和大黑狗 张海迪 157

西方不相信眼泪 (加拿大)陈 霆 161

临水人家 杨 绛 165

家 周国平 171

穷山饿石间的生命 刘成章 174

在风中 张 炜 177

灵魂的歌唱与谛听 马丽华 180

关于同学的故事 贾宏图 183

人生美好,把美留住!	韩美林	191
巧 父	黄 帅	194
女人在高处	赵翼如	200
还不完的心愿	(泰国)梦 莉	203
与泰山对视	桑新华	208
六岁的美丽	张 波	212
王府喉掸	刘心武	216
谁比谁活得更长	杜 丽	219
友谊比爱情更长久	肖复兴	228
午后的杂感	叶倩予	243
告别白鸽	陈忠实	246
绿蜘蛛 褐蜘蛛	陈忠实	254
一株湖北的竹子	(法国)龙应台	262
鹦鹉流浪汉	张抗抗	266
杨花的轮回	唐达成	270
促织,促织!	宗 璞	272
绿毛龟	(新加坡)尤 今	275
乌 鸦	阎连科	279
那 树	(台湾)王鼎钧	283
花木无语	桑新华	286
雪松上的泪珠	刘白羽	289
鹤鹑三章	蓝 翎	291



梦之魂

——巴金与萧乾

竹 林 298

怀念曹禹	巴 金	308
记韦君宜	冯骥才	312
近读孙犁	从维熙	318
树犹如此		
——纪念亡友王国祥君(美国)	白先勇	323
长 者	余秋雨	337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台湾作家余光中印象	李元洛	356
写给母亲的祭文	陶斯亮	362
白色的鸟 蓝色的湖		
——写给T.S	张海迪	366
小别赠言	唐 敏	373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怀念汪曾祺先生	高洪波	376
跨过那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383
送指路人	金克木	395
走在这个世界上	李 辉	400
平常的沈从文	黄永玉	411
鲁迅的柔情	余 杰	417
世纪末的怀念	张曼菱	420
怀念钱钟书先生	(香港)张隆溪	438
编后感言	甘以雯	455

我的家在哪里？

冰 心

梦，最能“暴露”和“揭发”一个人灵魂深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向往”和“眷恋”。梦，就会告诉你，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和人。

昨天夜里，我忽然梦见自己在大街旁边喊“洋车”。有一辆洋车跑过来了，车夫是一个膀大腰圆，脸面很黑的中年人，他放下车把，问我：“你要上哪儿呀？”我感觉到他称“你”而不称“您”，我一定还很小，我说：“我要回家，回中剪子巷。”他就把我举上车去，拉起就走。走穿许多黄土铺地的大街小巷，街上许多行人，男女老幼，都是“慢条斯里”地互相作揖、请安、问好，一站就站老半天。

这辆洋车没有跑，车夫只是慢腾腾地走啊走啊，似乎走遍了北京城，我看他褂子背后都让汗水湿透了，也还没有走到中剪子巷！

这时我忽然醒了，睁开眼，看到墙上挂着的文藻的相片。我迷惑地问我自己：“这是谁呀？剪子巷里没有他！”连文藻都不认识了，更不用说睡在我对床的陈筠大姐和以后进到屋里来的女儿和外孙了！

只有住着我的父母和弟弟们的中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连北京的前圆恩寺，在梦中我也没有去找过，更不用说美国的娜安辟迦楼，北京的燕南园，云南的默庐，四川的潜庐，日本东京麻市区，以及伦敦、巴黎、柏林、开罗、莫斯科一切我住过的地方，偶然也会在我梦中出现，但都不是我的“家”！

这时，我在枕上不禁回溯起这九十年来所走过的甜、酸、苦、辣

的生命道路,真是“万千恩怨集今朝”,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前天下午我才对一位年轻朋友戏说,“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无‘款’可‘罚’,无‘旧’可‘毁’;地道的无顾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牵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的‘家’!”

三方净土转轮来：黑白灰

吴冠中

青年时代，崇尚强烈：马蒂斯的色、梵高的热，求之不得。五十年代回到祖国，不愿学舌，不学西洋人的舌，也不学自家人的舌，哪怕你皇亲国戚。于是孤独，寂寞，茫茫！孤独者岂无钟情，爱我乡土。江南多春荫，色素淡，平林漠漠，小桥流水人家，一派浅灰色调。苏联专家说江南不适宜作油画。我自己的油画从江南的灰调起步，游子眼底，故乡浸透着明亮的银灰。艺途中跋涉了长长的灰色时期，也许人生总是灰暗苦涩，也许摸透灰调非数十年不入门。

不知不觉，有意无意，由灰调进入白色时期。依依恋情：白墙、雪峰、羊群、云海、海底浪花，白，白的虚无……白色的孝服，哭坟的寡妇扣人心弦，但画不得。“若要俏，常带三分孝”，令人赞叹民间的审美观。在宣纸厂看造纸，一大张湿漉漉的素纸拓上墙面烘干，渐渐转化成一大幅净白的画面，真是最美最美的图画，一尘不染。此时我渴望奋力泼上一块乌黑乌黑的浓墨，则石破天惊，艺术效应必达于极点。世界上新潮展览层出不穷，如代表中国新潮参展，我希望展出一方素白的无光宣纸与一块墨黑的光亮漆板。

行年七十后，我终于跌入、投入了黑色时期。银灰或素白，谦逊而退让，与人民群众的审美观矛盾不大。求同存异，我之选择银亮与素净也许潜伏着探求与父老乡亲们相通语言的愿望，属于风筝不断线范畴内的努力吧！意识形态在变异，五十年换了人间，中国人民心眼渐开，审美观不断提高，我先前担心他们能否接受抽象的考虑已是迂腐之见了。任性抒写胸怀吧，人们的口味也进入多种多

样的商品味,信任他们的品评吧!我爱黑,强劲的黑,黑的强劲,经历了批黑画的遭遇,丝毫也割不断对黑之恋。黑被象征死亡,做丧事的标志,正因这是视觉刺激之顶点。当我从具象趋向抽象时,似乎与从斑斓彩色进入黑白交错是同步的。

暮年,人间的诱惑、顾虑统统消退了,青年时代的赤裸与狂妄倒又复苏了,吐露真诚的心声,是莫大的慰藉,我感到佛的解脱。回头是岸,回头遥望,走过了三方净土:灰、白、黑。

神奇的时间

柯 灵

《柯灵六十年文选》所收文字，自一九三〇年的《龙山杂记》到一九九二年的《乡土情结》，经历了整整一轮甲子。岁月駉駉生涯碌碌，俱往矣，留下的就是这些纸上烟云。

最近有机会观光舟山和温州，舟山正以其地理和地利优势，酝酿建成第二香港；温州则是近年崛起的改革开放城市，山川如画，日月更新，很使我开眼界。有一天游普陀山，寄寓幽雅而又现代化的息耒小庄，午夜梦回，倚着柔软的鸭绒枕头，忽然想起唐人传奇《枕中记》里短褐骑驴、仆仆邯郸道上的少年卢生，《南柯太守传》里纵酒使气、落魄乡里的游侠淳于棼。他们各做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白日梦，梦中功名显赫，势焰熏天，娶娇妻，生贵子，甲第连云，侍从成阵，锦绣膏腴，享尽世间富贵。不期祸生不测，春风得意，转眼成空。遽然一觉，卢生入梦时旅舍主人正在烧饭，醒来还没有烧熟；淳于棼入梦时朋友正在一旁洗脚，醒来还没有洗完；他们毕生的休咎跌宕，一刹那间就完成了。现代人崇尚现实功利，摈斥梦幻游思，因此论者颇不满于“浮生若梦”的消极与虚无。其实不尽然。耐看的东西总是耐想，含义也往往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例如这两篇传奇，就可以引发不少联想，时间的神奇就是其一。时间司孕育创造，也司衰颓毁灭；时间积累经验，也消蚀记忆；时间很有情，也很冷酷；时间很长也很短，很慢也很快，人事成败兴衰决于一瞬，正是常见的现象。

我现在执笔时，实足年龄已超过八十三岁又半，如以一年三百

六十天计，已在人世逗留三万以上的日日夜夜，等此文完篇，与读者相见时，不知又须加码若干。时间就是这样的冷面郎君。三万天不是个小数目，要看多少日落日出，花谢花开，潮涨潮退，人往人来？体验多少冷暖咸酸，离合悲欢，青眼白眼，红脸黑脸，秦关汉月，沧海桑田？何况我这一代人，遭逢的是千年未有的伟大世变，历史交织百代，世界牵连一片，铜山西崩，洛钟东响，南半球患感冒，北半球就要打喷嚏。区区青瓷枕、槐安国，卢生与淳于棼的戏剧性命运，比较而言，连“茶杯里的风波”也算不上了。这样波澜壮阔的时代，对英雄的弄潮儿，自然是中流击浪，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对平乎其庸的芸芸众生，却不得不苦于载浮载沉，纵不灭顶，也难免吃大口水了。我曾经不无自豪，自幸生长在不平凡的世纪，冷静下来，却多少有点黯然神伤。我是乐天派，坚信时钟不会倒走，人心违合向背，到头来会影响时代走向。但想到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举世滔滔，人心惶惶，六神无主，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分子，就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幸而时间仁慈，多少淋漓的血泪，经不起日晒风吹，已化为前尘影事。只有在历史档案馆里，时间才冻结不流，供千秋万代评说是非。

旧小说里有两句常用的套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前很嫌它浮滥，到了暮年，才憬悟其警策。无论多么惊天动地、震古铄今的大事，在时间魔术的摆弄下，一弹指间，也就成为明日黄花。我生平经历过两个最难发付的时期，一是抗战八年，在国土沦丧的上海等天亮；一是“文革”十年，恭受无产阶级革命洗礼。我三度消受铁窗风味，身试严刑，就在这时期。王宝钏一十八载苦守寒窑，眼巴巴盼望已在西凉当了驸马的薛平贵回来团聚；我一十八载度日如年，只为了争取正常生活的权利：站起来像个人。“路漫漫其修远兮”，一咬牙，竟也熬过来了。这样野蛮如兽的蹂躏，世无前例的浩劫，也没有使我沉沦。经受这样考验的，不止是我个人，而是我们数以亿计的同胞。想到中华民族竟赋有这样坚韧的品质，真使人又惊又

喜；同时也感到悲哀，因为太像两只脚的牛羊，太驯良，太惯于忍辱负重了。

我少无大志，老来颇以此欣欣自喜：既无力指点江山，也不致贻误苍生，却可以勉力做到俯仰无愧，内心安适。我也有愤怒和不平，向往和憧憬，这些粼粼的情知波动，都在文字里留下了烙印。四十余年前，我曾客居香港度岁，除夕在枕上整整听了一夜连续不息的鞭炮声，元旦上街，只见满街铺着厚厚的红色鞭炮纸屑，有如落花三尺。童年在故乡，遇有庙会或社戏，常见乡下的壮汉攥着甘蔗，一路吃，一路吐，满地雪白的甘蔗渣，营造着欢乐的节日气氛。我这些作品，可以算是一种心灵闪爆的火星，生命蹉跎的鳞片，希望能带给读者些许共鸣的愉悦。

冬日五则

刘白羽

生命之手

护士把我从轮椅上拖拽到病床上，一倒下去，我就失去了知觉。

人生的河流凝固了？

人生的河流消逝了？

人生的河流死亡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从昏热中惊醒过来已是黑夜。我模糊地意识到生与死、死与生距离原来是很近的……我缓缓睁开眼睛，看见一只纤细的手指给灯光照得通红。我觉得红得很美，像一段半透明的红珊瑚。这时，我才明白她们在给我输液。这只红的手那样轻柔、精巧，针头刺痛的感觉一点都没有，就刺入我手背的细血管。我看看上面，玻璃管里在一滴、一滴滴着液体。一刹那间，我觉得那通红的手就是把生命之液输送给我的生命之手啊！我心头掠过一阵说不出的快感。但，高烧的昏热又使我迷糊起来。朦胧中我只记得那通红的手，不知怎样一下想到在巴黎看见罗丹雕塑的那美丽的手。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热 与 凉

这是发烧昏热中一个非常惬意的梦。

……夏天，一大早就到地里去割麦子。露水很浓，格外清凉。我前面袅娜着一个女人的影子，从灰布帽里露出来的发辫，那样粗，那样黑，随着她的劳动，在她的脊背上像一条蛇在蜿蜒、在摇摆。她大把大把搂着麦子，挥动镰刀。她那热烈的劳动，使她显得格外的美。我在她后面一点，闻到她身上甜蜜的汗味。我和她的裤腿都给露水浸得湿淋淋的。就在她仰起身子用手背在额头上擦汗时，我发现她原来白皙的脸色红得如秋霜蘸染的枫叶一样红……就在这时，我感到露水打得我一阵透心凉，凉得那样清爽，那样奇特，那样美。

……

我朦胧地睁了一下眼，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身影。我惟恐我不清醒，特别提醒自己，这是护士给我高烧到40多度的额头上换了一个新的冰袋。她看了一会儿。在我的意识中，她的影子变得清晰起来。

啊，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我觉得有一只手在摸着我的手背，她们以为我还在昏迷之中，小声说：

“哎呀，真是烫人呀！”

“简直像火炭一样。”

……

我又失去了知觉，沉落在昏热之中。

我又回到那清凉的收获的早晨。

我又看到那在劳动中显得特别美的女人。

就在这一刹那，我又感觉到一阵透心凉，凉意涔涔而下，直透肺腑。我觉得胸膛和脊背都流着汗水像淌着的小河。于是，我又感觉到露水那样浓、那样凉——这时我才知道给我以清凉的是额头上一块冰凉如岩石的冰袋。于是我又昏昏沉沉、模模糊糊，又闻到夏天清晨那一种像烟灰一样的露水的气味……

雪

一清早，这个病室里最年轻的护士带着满面孩子气跑进病房告诉我：

“下雪了！”“下雪了！”

当时我还在发高烧，只能躺在病床上，因此我什么也没有发现。今年雨雪少，北京出现了严重的流行性感冒。昨天主治大夫告诉我：这病室里一排都是患感冒的，都要输液，可是，谁也没你烧得温度这样高，烧得这样顽固，别人输液三几天就退烧了，你却烧得这样久。也许由于高烧的缘故，听说下雪，心里特别高兴，清凉。我说我想看看雪。小护士手脚麻利地摇动病床的摇柄，于是床的上半截就升高了。我透过窗玻璃一下看到，雪就像冻结了的大雨簌簌、簌簌不断地落着，那么洁白，那么凉爽，使我减少了几分昏热，增加了几分凉爽。我一直凝目而视，连高温好像也忘记了。主治大夫来了。她的头发上还凝结着细细的水珠，她说雪很大，从夜里就下起来了。不知怎么，我觉得洁白的雪和我周围医院里所特有的洁白和洁白的人生融合成为一个白净的宇宙，在净化着我的心灵。

午睡醒来，窗上还是抖着白绒布一样在落雪。就在这夜晚量体温时，果然已经从三十九度以上退下来了。我觉得甘美的雪水在我周身血管里流淌。

流泪的太阳

这几天真个到了严冬了。

人老了，体质显然衰退，发高烧三十九度几一周才退。我又不愿多住医院，回家心里觉得踏实。可是大夫严嘱不能外出，家人也只让我躺在床上，我自己也觉得虚弱得很。在清寂、无聊之中，我有